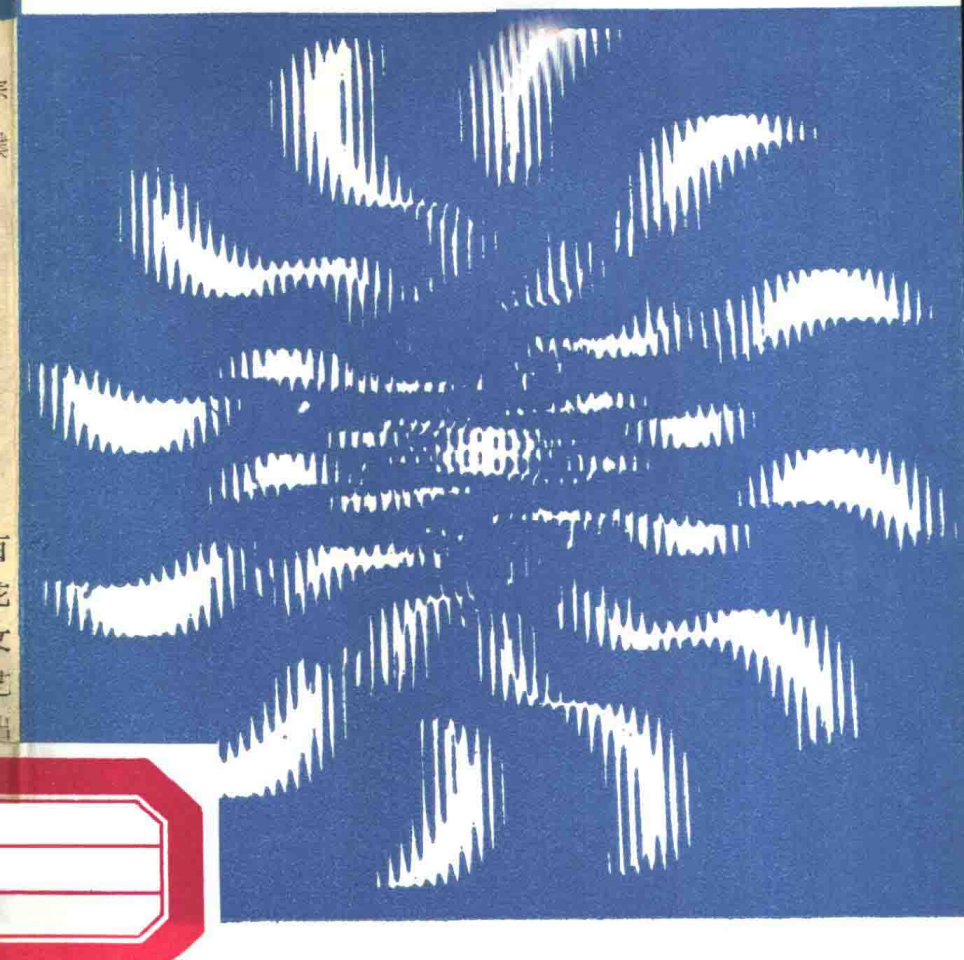


百花青年小文库

熊 掌 宗 璞



百花青年小文库

熊掌

宗璞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熊 掌

宗 璞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

天津新华印刷四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787×960毫米 1/32 印张4 3/8 插页2 字数80,000

1984年12月第1版

1984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-20,600

书号: 10151·780

定价: 0.72元

编辑例言

为了满足和适应广大青年读者的需要，我们编辑出版这套“百花青年小文库”。

百花青年小文库，将编选出版古今中外各个时期主要作家的优秀代表作品，有的也选其近期佳作。

百花青年小文库，以“小”为特色，入选的作品以短篇小说、散文为主，兼顾诗歌和文学性强的短剧本。

百花青年小文库，分中国古代、现代、当代和外国文学四部分，每一部分编若干辑，十册一辑，分辑出版。

百花青年小文库，所编各册，或作家自选，或由译者、研究工作者代选，并撰有小记，简要介绍作家和作品，同时对作品也作些必要的注释，以帮助读者理解作品。有些作品在收入本辑时，经

过作家、译者作了重新修订。

当代文学部分特约编委为吴泰昌同志。

女 学 生

（一）

（二）

（三）

（四）

（五）

（六）

（七）

（八）

（九）

（十）

（十一）

（十二）

（十三）

（十四）

（十五）

（十六）

（十七）

（十八）

（十九）

（二十）

（二十一）

（二十二）

（二十三）

（二十四）

（二十五）

（二十六）

（二十七）

（二十八）

（二十九）

（三十）

（三十一）

（三十二）

（三十三）

（三十四）

（三十五）

（三十六）

（三十七）

（三十八）

（三十九）

（四十）

（四十一）

（四十二）

（四十三）

（四十四）

（四十五）

（四十六）

（四十七）

（四十八）

（四十九）

（五十）

（五十一）

（五十二）

（五十三）

（五十四）

（五十五）

（五十六）

（五十七）

（五十八）

（五十九）

（六十）

（六十一）

（六十二）

（六十三）

（六十四）

（六十五）

（六十六）

（六十七）

（六十八）

（六十九）

（七十）

（七十一）

（七十二）

（七十三）

（七十四）

（七十五）

（七十六）

（七十七）

（七十八）

（七十九）

（八十）

（八十一）

（八十二）

（八十三）

（八十四）

（八十五）

（八十六）

（八十七）

（八十八）

（八十九）

（九十）

（九十一）

（九十二）

（九十三）

（九十四）

（九十五）

（九十六）

（九十七）

（九十八）

（九十九）

（一百）

目 录

小 序	宗 璞	1
谁是我		3
鲁 鲁		15
心 祭		36
熊 掌		56
核桃树的悲剧		69
我是谁		87
废墟的召唤		99
绿衣人		105
紫藤萝瀑布		108
哭小弟		111
澳大利亚的红心		120
奔落的雪原		129

小 序

近来常常奔走医院。在各种药物中，有两个中药方给我极深的印象。一个方子出自一位无名老中医之手，服药后颇觉轻快。另一方是位中年医生开的，服药后不大舒服。曾将后者给老人看，他笑笑，说：“这方子意思是对的。”

于是联想到写文章。前者象一篇融会贯通、舒卷自如的文字，后者象一篇文法正确但是堆砌生硬的文字。效果就全不同了。其实岂止写文章，读书、做学问，以至做人处世，种种间都要融会贯通，方臻上乘。只是要融会贯通，谈何容易！《神曲》中说：“我刚从天庭回来，那里有无数名贵美丽的珠宝，但没有人敢把它们带出，那美妙的歌声呵，若是自己没有双翼飞去倾听，只向来人探问消息，如同问着哑子。”

任何境界，都无法向人探问消息。只好靠自己一点点去融会，一步步去贯通。真是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了。

很想请老中医长期治疗，因他上“随意班”，没有时间精力去侦察，也就无缘得见。

希望明年始，多有些好缘份。

宗 璞

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九日

谁是我

浊浪一个接着一个，扑向海边的岩石。浪头扬得高高的，然后轰然落了下来，化作千百朵浪花，又回入无边无际的大海。它们来得凝重，去得潇洒，虽然有时高，有时低，却总是不停地一个接着一个，很少真正的风平浪静。海，是喧闹的，骚动的，海，是活的。

又是一声轰然巨响，丰从昏睡中醒了过来。他用力睁开眼睛，想看清记忆中的大海、海边的岩石和在岩石上端飞舞的浪花，但是房间里还是那些最简单的陈设，整洁、呆板；工厂派来的陪护人员正在埋头看一本杂志。丰想问一问是什么声音，他动动嘴唇，却只发出一声叹息。也许他不必问了。他还想说要关好门，可是他也管不得许多了。真的，他一生似乎已经尽了他各方面的

责任，可以撒手而去了。

浪花，那碎作千万片的浪花，还在一下又一下浇得他湿淋淋的，透不过气来。他只有很少几次浸泡在海里的体验。那种透不过气是丰满的、好空气再也吸不下了的感觉；现在是一种窒息的感觉了。好缠人阿！要知道，卧床不起的人也是有感觉的。他还能看见别人很难想象的东西，当他清醒的时候。

丰最初看见的浪花是在纸上。那是一本线装书里的工笔画，线条这样清晰，看去有点怪。丰不相信真的浪花是这样的。后来他分配在造船厂，才认真地看清了真正的浪花果然有那样的线条，只不过那是从来不能保存的瞬息万变的线条。他初到这刚刚兴建的厂里时，从住的木棚到车间总要绕远从海边走。他想站在起伏的波涛上飘向远方，他想随着浪花落到海底。他喜欢那置身于大海中透不过气的感觉。可是他从未学会游泳，不能真的随着波浪飘浮。等着罢，这件小事总是向后挪，给别的任何事让路，因为这是一件完全属于自己，与任何人无关，所以是最不重要的事。

丰现在躺在病床上，觉得面前波涛汹涌，浪花飞舞。转眼间，浪花回到纸上了，那是它的本

来面目么？纸片本该老实地躺在桌案上，若是废纸，就该缩在字纸篓里。这张纸片有纸上纸外的浪花簇拥着，在空中飘飘荡荡，舒卷自如。丰想伸手抓住它，但他早失去伸手的能力。纸片仿佛知道它的意思，倏地铺展开来，让他看个究竟。对了，它是那张病历。现在的痛苦、退化的生活，都是从这张病历开始的。

初拿到这张纸时，还是很轻松的。谁也不曾想到它意味着什么。人好好的，怎么说就要死呢！就是这张纸，把丰领进各样的医院，在差不多同样的候诊室里等候。

那屋子总是排着长椅，坐满了人。坐不下了，便站着，乱哄哄的，很象车站。只是这里没有即将登程的兴奋，每人脸上都罩着愁云。他们其实已经登程了，登上了通往另一世界的特别快车。恶浊的空气和病人们一起挤在这房间里。医院里特有的味道，紧紧贴在每个人身上。丰总认为这是消毒药水加蟑螂的味道。至于蟑螂究竟会不会象臭虫一样发出气味，他从未研究过。只是一直这样认为罢了。医院是救命的地方，可总免不了有蟑螂！这也是人生的遗憾罢。不管哪一间诊室门一开，许多人就拥进去，也不管医生正在检查室中病人的哪个部位，都不肯退出。一个个

伸长了脖子，盯着医生的每一个动作，好象诊室是诺亚方舟，那疲惫的医生随时会洒出普渡众生的甘露净水。

“出去！出去！”护士怒冲冲地推搡着，人们快快地退出了，渐渐散开了。

“现在叫号！”分号台的喇叭响了。人们又一窝蜂拥在那小桌前。“别挤！别挤！”护士又一次怒冲冲了。怎能怨她呢？温良恭俭让也得有个条件！

丰随着自己的病历从分号台到了指定的诊室门口。他从门缝里张了一下，里面分明没有人，医生躲在不知什么地方去了。丰觉得那医生简直象在大海的彼岸，可是自己的船还没有造好。

他只得跟住自己的病历。那纸片缓缓地在人丛中飘行。丰也不费力地穿过人群，似乎他也是一张纸片。飘着飘着，纸片象是遇到了困难。它弯着，把自己叠成双褶，又卷着，卷成细细的一条，但还是过不去，尽管前面看起来空荡荡。

那痛苦的、退化的日子开始了。为了活命而挣扎。要得到好一点治疗可真不容易呵！纸片折了一褶又一褶，完全成了跪拜的姿势。飞舞的浪花早消失了。纸片不断滴下水来，形成一串泪珠，随着它飘动。

“那不是我！”丰愤懑地叫起来。他到处听到“太晚了”的叹息声，不就是因为他不愿到处磕头么？他甚至不愿麻烦血肉相关的亲人，怕影响他们的工作，怕他们累，怕他们操心。所以他默默地接受了不依照操作规程检查的毫无医德的“庸”医的判断。用这“庸”字是依照丰素来责人宽的习惯。其实完全可以说一声，那刽子手！

纸片知趣地落下去了，连同那闪闪的泪珠。再飘起来时已是两张，它们也都转过身铺展开来让丰看。只见一张纸上写着“总工程师”，那是丰的职务。另一张上写着“三公子”。那是什么呢？那是一种作废了的称呼。但是它的内容却从未作废过，而且从未减轻过分量。只不过它不是一个常值，而是依靠公子的尊大人的价值的变化而变化的。

“一切招牌都拿出来了。”丰仍不无愤懑地想。什么时候每个人都只需一张平等的病历，只依照病情，没有别的增减？他望着写着“总工程师”的纸片，每个字都那样凝重，没有闪光，可是包含着火焰。他知道这几个字凝聚着多少艰辛！工厂初建时，他们几乎日日夜夜浸泡在泥泞里，伸手便能抓到水蛇。水蛇蠕动着，互相缠绕，那样子真难看。他记起大跃进时的无效率

动，连续几天不停地画图，画到笔从手指间掉下了都不知道。他记起第一次主持造一条小船的心情，他仿佛看见一行白帆向天际缓缓飘去。真奇怪，任何船也没有帆船那样美。他的船要征服大海，那现代的美包括着大海的丰富，会把帆船抛在后面。他无愧于他的职务。那纸上包藏着火焰而凝聚在那里的，不是他的心吗？

他的心的后面是一片蔚蓝，那是蓝得透明的海。它是由千千万万要享用船舶的人的心组成的。

只凭这一张纸，力量显然不够。“三公子”不时飘过来推一把。两张纸配合着，你推我拉，飘过了看来空荡荡的阻力。他从候诊的门厅而升堂入室了。然而，太晚了！

太晚了！丰不无遗憾地想。一生中在重要时刻从未迟到过的丰，在接受批判时也准时到场。轮到拯救自己的性命时，太晚了！

写着三公子的纸片侧身向丰张望。呵，父亲！我的父亲！我怎能忘记你拉着我的手在石子铺嵌的小路上散步，我仰头望你。许多年后，我搀扶你在那条石子小路上走时，是你仰头望我了。在数百度的没有遮拦的试验炉旁，我哪里还记得你在发烧；在造船台的钢架上我度过许多不

眠之夜，可是几曾守护过你的病榻，抚摸你白发苍苍的头，把温暖的气息吹给你，把清凉的风摇给你！呵，父亲，我的父亲！没有母亲和你作伴的父亲！

丰的心在默默地诉说。纸片亲切地掠过他的额。那天父亲来看他时，也这样轻轻地碰过他的额。他知道，父母抚养他，是为了让他服务于国家社会，没有指望他的侍奉。父亲说：“你已经尽了责任了。”是的，这使他安心。

忽然间，满屋里又涌起了灰色的波浪，水天朦胧，一片混沌，屋中一切陈设连同陪护的人都不见了，他又在大海里。浪花在不远处组成了一座如同盛开的花朵般的花台，花台伫立在波涛间，浪花不断地流动更换。两张纸片落到台中心。停在那里，轻轻招展。波浪上又飘出几张纸片，旋转着，来到丰的面前。有一张纸飘在最前面，那上面只写着一个字：“悌”。

这个字现在不大讲了，以后更可能会消失。丰却感到一种温柔，一种慰藉。波浪把他从床上拥起来，他看见自己的躯壳躺在那里。他的姐姐，一个面庞和身材都十分臃肿的中年妇女，在波涛里艰难地用两手分拨着，想快一点走近。“我还要看看他！”她叫喊了。可是没人答理

她，莫名其妙地，他的躯壳不见了。她没有赶上。也是太晚了！可是她没有一点迟延，拼命赶来的呵！为什么不等一等呢！姐姐站在空床边垂泪，每一滴泪水掉进波涛中，都激起一阵通红的火花。“那不是我！”他在空中痛惜地说。他想安慰这从小给他安慰的姐姐，他给她的安慰太不够了。再也没有补偿的机会了。“那不是我！你的弟弟是我！”

“我的丈夫是你！”另一个纤细的声音响了。另一张纸飘了过来。这是一张奇怪的纸，它上面可以有一切，也可以什么都没有，这是世界上人与人之间最亲密的关系，也可以是最疏远的关系。丰在这张白纸上看见一个象那声音般纤细的姑娘，身着白衬衣红背心蓝长裤，向他跑来。

“丰！丰！你不要走！”“你还没有教我画这张图呢！”那时她的手指是多么纤细呵。“你还没有吃饭呢！”她那粗糙多了的手捧过饭盒。“你还没有把老玉米搬进来！”困难时期每人都要种一点庄稼。可是他们的老玉米多细小呵，小得可怜，也象那纤细的声音。“你还没有穿上毛衣呢！”她忽然捂住脸随着纸片转过身。那双熟悉的手红中透紫，是在冷水中浸得久了。

丰想叫她转过脸来，但还是只有一声叹息。

一个男孩从她身后钻出来了。这是他们的儿子。他早已是翩翩少年了，丰却总记得他三岁时的模样。他三岁生日那天，他们想给他一件生日礼物。他们抱了他到镇上去，转了半天，居然没有买到一样东西。没有书，没有画，没有玩具，没有衣服，店里只有些粗硬的点心，凭票供应。他们又没有这种票，也不知上哪儿去领。好在儿子从小没有得到过什么东西，没有要东西的习惯。他们绝望之余，排遣地问孩子：“娃娃想要什么呵？”孩子回答：“我要爸爸！”

他以后再没有爸爸了。

孩子小时的回答，当然是因为爸爸不常在家，不常管他的缘故。孩子小小的心里，常有一种思念，思念里又装满了景仰。“我的爸爸造大船！”几乎每个男孩都为自己的爸爸骄傲，可那怎么比得了爸爸为儿子的骄傲呢。

儿子，是最值得骄傲的，因为他代表明天，因为他会把你没有造完的船造好——。

波浪在床边起伏，越来越凶猛，浪花还是不断地浇得丰透不过气。妻子呢？儿子呢？哦！他们和姐姐都正在花台上飘舞。那花台在波涛中越来越光彩夺目。忽然又有一张纸挡住丰的视线，这纸上色彩斑斓，挤满各样的人。丰认出他们是